

哈罗德·布鲁姆

HAROLD BLOOM

文学批评集

THE EPIC

史 诗

[美国] 哈罗德·布鲁姆 著

翁海贞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诗 / (美) 布鲁姆 (Bloom, H.) 著; 翁海贞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4

(名家文学讲坛·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集)

书名原文: The Epic

ISBN 978-7-5447-5548-1

I. ①史… II. ①布… ②翁… III. ①世界文学—文学评论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46252号

Bloom's Literary Criticism 20th Anniversary Collection: The Epic by Harold Bloom
Copyright © 2005 by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a subsidiary of Hights Cross
Communication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acts On File,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09-221号

书 名	史 诗
作 者	[美国] 哈罗德·布鲁姆
译 者	翁海贞
责任编辑	马爱新
特约编辑	熊 钰
原文出版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2005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 × 1230毫米 1/32
印 张	12.5
插 页	4
字 数	250千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548-1
定 价	59.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主编的话

周 宪

自有了人，就有了文学。自有了文学，就有了关于文学的言说。自有了这些言说，人类文明的家园便多了一扇窗户。透过它，我们瞥见了大千世界。

口传文化时代，人们口口相传谈论文学；印刷文化时代，人们记录下自己的文学感言，付梓出版；今天的电子媒介文化时代，尽管文学这一古老的形式面临严峻挑战，但文学的话语仍作为不可多得的生存智慧，不断激发人们对自然的爱，对社会的关切，对人自身的洞察。

基于这一判断，我们策划了“名家文学讲坛”书系。

在一个实用主义和实利关怀甚嚣尘上的时期，被冷落了文学涵养及其精神熏陶反倒变得异常重要了。此书系意在收罗国外知名思想家和学者的精彩篇什，展现文学思想的博大精深，由此开启一个通向人类精神家园的门径。此一讲坛吁请天下文学爱好者们齐聚那里，聆听各路方家坐而论道，发表有关文学的奇思妙想。

我想，此“讲坛”意义毋庸赘言。

作为主编，我诚邀各位读者带着自己的知识行囊上路，在绵延不绝的文字旅程中，去分享那妙不可言的文之悦！

2008年岁末于古城南京

前 言 |

1984年初,我开始为切尔西出版社编辑文学批评文集,但首部文集《埃德加·爱伦·坡:种种现代批评观念》(*Edgar Allan Poe: Modern Critical Views*)直至1985年1月才出版,因此眼下这套丛书实是这桩堂吉诃德式冒险的二十周年纪念。倘若有人问及,在这一过程中,究竟出版了多少种单行本,我记不得确切的数字,在这漫长过程中,很多书已绝版,甚至整个丛书已不再继续。我估算足有上千种单行文集,单独一个批评家汇集、推介如此庞大的一整套批评观念,确实可说是疯狂。

有些书出现在极不可能的地方:博洛尼亚、瓦伦西亚、科英布拉、奥斯陆的旅馆客房,法兰克福和尼斯的旧书摊,我旅行所到之处的作家书架。我应马其顿一所大学的要求给它的图书馆寄去一批,也应要求捐了数册给美国监狱服无期徒刑的囚犯。这些年来,这千种书籍触及很多地域、很多人。我今年七十四岁,回顾过去二十年间这一殊为奇怪的努力,尤其在跨越两个世纪之后,叫我颇有些惶惑。

我在编辑手记中已明述,我并不赞同每一篇重印的批评文章所阐发的观点。但这些文章须适度地反映现行的批评模式和教育风气,对于所有这些观念,我自然不是都有兴趣。不过,我是一只恐龙,欢乐地自称“布鲁姆·崇拜莎士比亚·雷龙”(Bloom Brontosaurus

ix Bardolator)。关于想象性文学的伟大这一问题，我只认可三大标准：审美光芒、认知力量、智慧。随着我们的社会（迟缓地）改变偏见和不公，如今所谓的“相关性”，不出一个世代，便会被弃掷在垃圾桶。文学与批评界的时尚人士总会衰退过时。结实的老家具尚可作为古董流传，而糟糕的文学作品和意识形态的劝诫不会有这样的命运。

时间腐蚀我们、摧毁我们，而时间更残酷地抹灭庸劣的小说、诗歌、戏剧、故事，不论这些作品道德上如何高洁。走进一座图书馆，看看三十年前的杰作：在被遗忘的书籍当中，仅有寥寥数部仍有价值，而邪恶的湮灭使大多数畅销书成为时间报复的对象。日前，一位曾是我的学生的朋友告诉我，20世纪美国第一位桂冠诗人是约瑟夫·奥斯拉德。我的记忆力仍相当顽健，却记不得这位诗人的任何诗行。现今一些女性主义浪漫主义学者研究、传授费利西亚·希曼斯夫人的诗歌。这位勇敢的女性赋诗支持她的同性，对于她的诗歌，我只记得《卡萨维安卡》首句，但也是因为马克·吐温略作了添饰，化作一个对句：

男孩站在灼热的甲板上

一粒一粒啄食花生米

我虽称赏奥斯卡·王尔德的壮美宣言：“所有艺术皆无用处”，但并不想印证文学于社会无用这一主张。莎士比亚可以代表最高文学造诣的最良善效用：倘若真正地理解了，它是能够治愈每个社会所固有的一些暴力。在我看来，美洲迄今所蕴育的作家当中——不论是北美、中美、南美、加勒比海，也不论是用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法语、意第绪语以及其他语言写作——沃尔特·惠特曼仍是最主要的诗人。惠特曼是医师、诗人—先知，内战时期在华盛顿特区的医院做志愿者，为伤兵包扎伤口、做护士之时，发现了他于社会有用的职业。阅读惠特曼，真正地理解惠特曼，能够使你学会自助，学会治愈你的意识创伤。

在迟暮之年，我将文学批评的功能多半看作鉴赏，在沃尔特·佩特意义上的鉴赏，融合分析与评估。佩特说“为艺术而艺术”之时，言下之意还包含 D. H. 劳伦斯所说的“为人生而艺术”。在惠特曼之后的生机论者当中，劳伦斯是最具挑衅性的，如今被彻底驱逐出英语国家的高等教育。女性主义者指控他憎恶女人，将他禁压，说他要求女性禁欲。学生从而不再阅读 20 世纪的一位大作家，一个独特的小说家、讲故事的人、诗人、批评家、先知。

切尔西出版社文学批评系列这项事业如此庞大，无疑也将编者的缺陷与好处历然彰显。在编辑过程中，我的目标始终是力求赅备，并且通常试图撇开个人意见。眼见市场上停售一部重要著作，叫我痛心，尽管我也从我的偶像塞缪尔·约翰逊博士的《诗人列传》里寻得解慰。书商（在当时兼出版与销售）选择诗人，而约翰逊仍能径直讲出真心话。如今谁还记得这些诗人：耶登、斯普拉特、罗斯康芒、斯特普内？倘若我指出酷似这些诗人的当代人，便要招人怨尤，虽则这样的名字数不胜数。

在这项追求赅备的求索中，我受到更为充分的教益，学会如何为更广大的读者写作。文学批评是个人的行动，也是与公众接触的行动。文学批评产生了许多巨擘，诸如约翰逊、柯勒律治、莱辛、歌

德、哈兹里特、圣伯夫、佩特、库尔齐乌斯、瓦雷里、弗莱、燕卜苏、肯尼斯·伯克。但我再版的批评家大多没有这般声望：我不过是将能找到的所有材料堆砌起来罢了。终生的阅读和教授，使我得以从无数人那里学习无数东西，这样的智识负债是不可计数的。我重印过数以百计的批评家的文章，却不可能结识这些人，而他们的思想给我启迪，使我学会如何从他人的思想中学习。

倘若遵照荷马、维吉尔、弥尔顿创作的史诗的标准，我们现今已没有可称为“史诗”的体裁。我在作为批评家的漫长生涯里，写过关于很多“英雄诗歌”的评论文章，大多不曾收进这本文集。在那些诗歌当中，有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济慈的《海伯利昂的陨落》两个残篇、丁尼生的《国王牧歌》，以及威廉·布莱克三部预言式的“短史诗”：《四天神》、《弥尔顿》、《耶路撒冷》。

在我自己看来，这本文集虽似散漫，却有一个内在的结构：第一部是雅威作者或J作者最伟大的希伯来散文史诗，我们知道这部作品现今被称为《创世记》、《出埃及记》和《民数记》，它们是羊皮卷上最早写上的一层文字。接着安排的是五部全景式散文史诗——《白鲸》、《战争与和平》、《追忆似水年华》、《魔山》和《尤利西斯》。这五部巨著之后，安排的是两部美国现代短史诗：《荒原》和《桥》。

至于较早的时代，这里收录了风格迥殊的著作：《贝奥武夫》、《源氏物语》、《神曲》、《坎特伯雷故事集》、《仙后》、《序曲》、《老水手行》、《我自己的歌》。这本文集共收录十九部“史诗”，从J作者到哈特·克莱恩，上下纵横三千年。那么，尤其是从思考这些作品的批评家的实践角度来说，这里面能否找到什么共同特征？

从我的诠释看来，雅威作者——她（或他）——是这些史诗作家当中最精湛的反讽大家。这句话或许有些惊人，鉴于我在这本书里也讨论乔叟、托马斯·曼，何况还有紫式部、马塞尔·普鲁斯特。然而，无论如何宽泛地理解“史诗”这一术语，乍看之下，我在这里诉诸反讽似乎颇为怪异。难道英雄诗歌和传奇字面上讲一件事，却总是另有所指？哈姆雷特是人类意识的英雄，而不是史诗英雄，他几乎从不说出自己的真正意思，说出口的话却极少表达真心。雅各——后来更名为以色列——也是反讽的大家，即便是英勇地整夜搏斗，拖住死亡天使，以求赢取更长生命的赐福，进入无涯的时间，也不失反讽精神。

在我看来，史诗——无论古老或现代的史诗——所具备的定义性特征是英雄精神，这股精神凌越反讽。朝圣者但丁、《失乐园》四段祈祷文中的弥尔顿、美国求索者亚哈和沃尔特·惠特曼的英雄精神，都可以定义为不懈。或可称之为不懈的视野，在这样的视野里，所见的一切都因为一种精神气质而变得更加强烈。我从来不能理解竟有那么多人认为亚哈船长——似普罗米修斯一般蔑视自然的专制——是麦克白式的反面人物，虽然他确实像麦克白。史诗英雄是反自然的（*contra naturam*），他们的追求是对抗性的：譬如雅各，以阿喀琉斯一般的暴力拒绝死亡，而阿喀琉斯杀人，是因为自己并非不朽；或者如朝圣者哈特·克莱恩，将诗歌谱写为火焰之桥，用来表达自己对于美国未能实现沃尔特·惠特曼的预言的蔑视。

作为创造者，普鲁斯特和乔伊斯都比自己笔下的主人公更英雄，托尔斯泰也是如此，及至晚年在一部短篇小说里创造了车臣人哈吉·穆拉特这位终极英雄。在我看来，他是英雄传统的巅峰。纵然

是紫式部笔下的迷惘的、无道德感的源氏，他的不懈渴望也是英雄的。渴望创造不衰的想象，也许就是伟大史诗的真正标志。

xiv

目 录

前 言	1
导 言	5
《创世记》和《出埃及记》	1
荷 马 (约公元前 8 世纪)	24
《伊利亚特》/《奥德赛》	24
维吉尔 (约公元前 84—前 54)	41
《埃涅阿斯纪》	51
《贝奥武甫》(约 700—750)	54
紫式部 (978—1014)	60
《源氏物语》	60
但丁·阿利基埃里 (1265—1321)	68
《神曲》	83
杰弗里·乔叟 (1343—1400)	98
《坎特伯雷故事集》	100
埃德蒙·斯宾塞 (约 1552—1599)	117
《仙后》	117
约翰·弥尔顿 (1608—1674)	139
《失乐园》	146

威廉·华兹华斯 (1770—1850)	155
《序曲》	167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 (1772—1834)	199
《老水手行》	222
赫尔曼·梅尔维尔 (1819—1891)	231
《白鲸》	231
沃尔特·惠特曼 (1819—1892)	241
《我自己的歌》	245
列夫·托尔斯泰 (1828—1910)	263
《战争与和平》	263
马塞尔·普鲁斯特 (1871—1922)	270
《追忆似水年华》	270
托马斯·曼 (1875—1955)	290
《魔山》	301
詹姆斯·乔伊斯 (1882—1941)	309
《尤利西斯》	311
T.S. 艾略特 (1888—1965)	320
《荒原》	330
哈特·克莱恩 (1899—1932)	340
《桥》	351
延伸阅读	364
索引	367

《创世记》和《出埃及记》

—

就我所知，哈佛大学宗教史学家乔治·福特·摩尔是将公元2世纪之时诸拉比的宗教称作“正统犹太教”（normative Judaism）的第一人。容我简明些，直接聚焦于诸拉比之中的一位，并且不愧为最恢奇的一位：正统犹太教乃是阿基巴（Akiba）的宗教。那位学者、爱国者、殉道者，其气恢弘廓然，未尝不可被视作轨范，以衡量其他犹太教人物。你的信仰和践行若与阿基巴略为相通，那么你也是正统犹太教的一位代表人物。倘若无相通之处，那你恐怕便不是。有个传说颇为佳妙，说是摩西去听阿基巴的宣讲，听完之后，这位圣贤所诠释的摩西，叫摩西自己满心惑然！然而就我读来，这个传说最深刻的言外之意是，摩西的困惑丝毫不能损抑阿基巴对摩西的强大误读。

融入正统犹太教的文学和口头传统的伟大本原，是一位学界甚为胜绝地称之为“J”的作者，鉴于卡夫卡是那个对抗性的J的其中一面的最正统传人（托尔斯泰、受柯勒律治影响之前的早期华兹华斯是J另一面的最可靠传人），我以为不妨袭用“自J到K”这个套语，借以描述J的叙事中玄秘或对抗性的元素。这位J作者，大可

也是《哈吉·穆拉特》或《玛格丽特的故事》的作者，实则是最终衍传为正统犹太教的这一流派的源泉。然而在所有作家当中，最早、最强大并且仍然最具犹太特色的作家也写得出《猎人格拉胡斯》，甚或《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他所写下的故事，其玄秘远胜于卡夫卡之所能。这些故事如何得以见容于，甚而通达于P作者或《申命记》的作者，以斯拉学院（Academy of Ezra）或法利赛教徒，尚且不提阿基巴及其侪列，仍然是一个谜，我尝试借由发展我所谓的“实是性”（facticity）^①这个重要概念来寻绎其中的涵义。这个概念是一种蛮暴的偶然性，作者的力量借此而令迟来的读者传统深受味蔽和拘制。不过，我在这里主要想描述J著作的玄秘，尽我所能，以求突破实是性。

所谓“玄秘”（the uncanny），我指的是弗洛伊德的概念，因为这概念是曾被称作崇高（Sublime）的概念的权威现代版本。弗洛伊德将“玄秘”状态定义为“在现实之中没有新鲜或外来的东西，有的是心灵之中熟悉的、成俗的东西，这种东西只通过压抑过程而使自己被疏离”。由于我自己——作为批评家——醉心于崇高或弗洛伊德所谓的“玄秘”，自以为对于任何崇高的著作或片段的解读，向来是要倚赖一种疏离，在疏离之中，被压抑的东西回归我身，以终结那一疏离，但那也只是暂时的。雅威作者（the Yahwist）^②的玄秘凌越余下所有作家，因为在他那里，疏离的同那回归的，一并臻至伟大力量。

① 此词有种种译法，诸如实际性、散朴性、器物性、受蔽成存性、人为性、实是性。（本书脚注若无特别说明，均为译注）

② 希伯来文本中上帝之名可能读作Yahweh，而非通常习称的Jehovah（耶和華）。RSV英译本用大写的the LORD来代替Yahweh。

诚然，J本人被视为虚构，学者们将之称作一个学派、一种传统、一卷文献、一个假设。呵，恐怕荷马也是个虚构。眼下这批评风尚的奴隶们，不厌其烦地宣告作者之死，抑或起码也要将每位作者贬降到尼采式虚构的地位。然而务实地说，J位居诸作家之首，其权威和原创性构成一种差异，而这差异已然创下卓犖的效果。雅各、约瑟、摩西、《出埃及记》这些故事的讲述者，比莎士比亚更难规避，在我们的意识之中蔓延之广，赛过弗洛伊德。在文化上，堪与J相颉颃的唯有荷马和柏拉图这个绝不可能的结合。在我看来，柏拉图角抵荷马这一事实，揭示了古希腊人与希伯来人之间一大最深远的差异。在耶路撒冷，决计看不到类似雅典人这样的竞争，因而雅威作者依然是耶路撒冷的心灵，不论耶路撒冷碰巧出现在何处。

我以为J不是虚构，而J确实令我殊为苦恼，因为他的玄秘质疑我所抱持的信念，也即每一位作家都生得太迟，从而永远是中间诗人(inter-poet)这一信念。J自迟来之中所得的自由，可堪侔匹莎士比亚，也就是说，J的原创性与莎士比亚的同样强烈。然J的写作，早于莎士比亚二千五百年，这个时间跨度让两者难以比较。我要略述J的可能境况和意图，以期斗胆尝试描述J的语气，或者他作为作家这一玄秘的姿态。我的概述绝不是轻觑盛行的研究，但鉴于现下的《圣经》研究甚至拿捏不准哪些文本是J所著，或是他人改削自J文本，因此我必定要逾越《圣经》研究的现状。我尝试越 2
出学者研究的领域，纯粹只是由于一个文学批评家最终只能倚赖自己对于文本的感觉，或者我所谓的误读的必要。一个批评家，迂腐也罢，怀疑主义也罢，皆不能规避支配文本的尼采式权力意志，因为诠释终究只是这一点事，再无别的。哪怕是清晨写出的文本，诗人

当午拿给批评家看，这文本就早已遗失在时间里，渺渺若雅威作者。时间说“曾是”，而真正的批评——如尼采所示——必定弥漫着向时间的“曾是”宣言复仇的意志。任何诠释者都只能在片时之间悬搁主宰关联性知识的意志，因为所有叙述、所有诗歌也都是诠释，所有写作呈现同样一种意志。

在J文本之中，所罗门固然不曾见于言表，却是主宰威势的当世力量。作为虔诚的史蒂文斯追随者，我要更进一步地说，所罗门是J使用隐喻的动机。所罗门的纪元终结于公元前922年，J的写作时期极可能在所罗门在位末年，或者更可能是——依我看来——之后不久。我们甚或可以说，所罗门之于J，一如伊丽莎白之于莎士比亚，乃是一种秩序观念的体现，这种观念在J的耶路撒冷与莎士比亚的伦敦悉是至关紧要。虽然J的重负是以大卫王为代表的英勇竞争的往昔，但王朝主题是他的反面之歌，同时，鉴于他也暗示一种竞争的未来，关于王朝，他所暗示的判断至多只能说是持怀疑态度。J之于竞争的识见，使得其玄秘的姿态有所寄归，也澄清其罕见的反讽模式。

我们无从得知究竟有多少真正的J文本遗失在修订者的替换策略之下，然而《圣经》研究尚不能叫我相信，那些所谓的埃洛希姆派，或祭司修订者，提供了全然一致的版本，也许教会的《创世记》首章是个例外，其中的叙述与J关于我们人类如何开始的叙述相去悬绝，使人愕然。且容我根据我们自以为拥有的版本，勾勒J叙述的梗概。在太初料峭春寒的犹太地，第一场雨落之前，雅威开始创造。水从大地泛涌而出，雅威拿红泥捏出亚当，往这泥人的鼻孔吹入一息神圣的生命。继而是我们自以为熟悉的故事：夏娃、蛇、该隐、